

渡虐

125077

西村寿行 著

全译本



渡虐

〔日〕西村寿行 著
丁国奇 译

125077

I 313 / 112



350323

大连出版社

总号

书名

著者

出版处

凌 虐

〔日〕 西村寿行 著
丁国奇 译

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市昆明街36号

山东省蓬莱县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49千字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

印数1—30,000

1989年6月第1版

1989年6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黎杰 封面设计：李克峻

责任校对：王恒田

ISBN 7—80555—094—8/I·24

定价：3.00元

内容提要

暴徒安和秋是两个性虐待狂，他们每抢劫一家，总是把全家人赶到一起，并当着家人的面残忍地扒光女人的衣服进行惨无人道的轮奸。然后逼迫被害者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家人乱伦……

素有“疾风德造”之称的暴徒头目再也无法忍受同伙安和秋的暴行，携巨款背叛同伙逃进深山。德造在山中错将一只日本狼崽当成纪州犬养大，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然而这只狼袭击了源藏的妹妹，源藏为了替妹报仇入深山捕狼。在山洞中源藏遇到少妇朱美，就把对狼的仇恨以性变态的形式发泄在朱美身上。于是，空旷阴暗的山洞成为野蛮与邪恶的角斗场。凌虐使朱美心理发生了急遽的变化，最后她以同样的手段，超出源藏几倍的疯狂对源藏进行了人们难以想象的性虐待……

罪犯与罪犯，人与狼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生死恩怨在作品中交织在一起。人与狼奇迹般的相处，人的兽性与狼的人性相对比，这一切都暴露了所谓现代文明的日本社会的腐败和黑暗。

整部作品描写扣人心弦，使读者无论从感官上还是从内心里都会受到强烈的震撼。

125077

第一章



1 313 / 112 1

八月中旬的一天深夜，一个三人的强盗团伙闯入浅间屋当铺。

一阵响动把老板藤兵卫从熟睡中惊醒过来，他睁开眼，发现屋里有两个强盗。

“别动！”一个强盗低声喝道。“动一动就要你的命！”这声音尖厉得如同刀子一般直逼过来。

藤兵卫和妻子松子正睡在床上。

不由分说，他和妻子已被推翻在地，反剪双臂上了绑，嘴也被堵上了。

然后，他们被连推带搽地带到里屋，女儿竹代已在里面，不用说，她也上了绑。竹代刚满十八岁。她坐在那里，衣不蔽体，雪白的大腿露在外面，乳房也一副跃跃欲出的样子。

藤兵卫和松子被推倒在竹代旁边。

“钱放在哪里？全都交出来！不然，就先要了你女儿的

命！”

一个家伙用刀尖逼住竹代的脸，另一个家伙把堵在藤兵卫嘴上的东西拿下来。

“我去拿，我去拿……”

藤兵卫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

竹代的脸被刀子紧紧逼着，完全失去了血色。藤兵卫把两个贼带到金库里，把所有的现款都交给了他们。浅间屋在静冈市也是屈指可数的当铺，除了典当物品放贷以外，还兼营以公司为对象的金融业。里面还有刚回收的四千余元现金，把这么大一笔巨款拱手送人，这比让他去死还难受。但眼下又实在无可奈何，除了忍痛交出来以外别无他法。

然后，他又被带回里屋。

那个留下来看守竹代的家伙，这时正把她按倒在地，掀起睡衣，强行分开她的两腿。竹代衣衫褴褛，白白的大腿完全暴露了出来。藤兵卫倒抽一口冷气，他回头看看那个半老的瘦高个儿男人。虽然戴着面罩，但看得出来，他是头儿，抢去的钱都在他怀里揣着。

藤兵卫过去跪倒在他面前，不住地磕头，恳求他饶了自己的女儿。

那强盗漠然地轻轻摇了摇头。

这时，另外一个强盗把松子也按倒在地上。他用脚踩住松子，扒去她的睡衣，衣服被撕破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刺耳。眨眼工夫，松子便被剥了个精光。那盗贼精赤着下身，横跨

到松子身上，他背对着松子骑在她的胸脯上，屁股压扁了松子的双乳。他一手搬起松子的一条腿，把另一只手伸到了松子的两腿中间。

藤兵卫目睹了这一暴行。

松子三十九岁。

骑在竹代小腹上的那个家伙，两手紧抓着她乳房。这家伙动作极其粗暴，仿佛是为了发泄对女人身体的仇恨似的。

松子被翻转身子，趴伏在地上。那个强盗把手从她的股间伸进去一阵乱抠乱摸。很快他又抽回手。

这两个盗贼就象在进行一场战争，面罩下面喘气如牛，就象为了发泄怒气似的。他们一刻不停，动作令人眼花缭乱，那样子十分可怕。

趴在竹代身上的那个家伙呻吟着完了事。看到此，另一个家伙一把推开松子，拉开竹代身上的那个家伙，把竹代按倒在地，从后面抱住了她。

被拉下的那个家伙又赶忙抱住了松子。

那个高个儿头目在一边看着，一言不发。

惨状目不忍睹。

“我先走一步了。”

终于，高个儿贼首转身离去。

藤兵卫挣扎了一下。妻女就在自己眼前遭人凌辱，他不能无动于衷。松子和竹代被反绑着双手，面孔紧贴塌塌米

上，背后的男人如同饿狼一样。

猛然，藤兵卫觉得背后捆绑着手的绳子有些松动。开完金库以后，给他重新上绑的是那个刚刚离开的半老的盗贼。当时他模糊觉得绑得有点儿松。他试着挣了挣，竟然毫不费力就挣脱了。

眼前正有个家伙抱着松子施暴，刀子就插在榻榻米上。
——夺过刀子杀了他！

藤兵卫血气直往上涌，眼前的暴行太惨无人道了。他来不及细想，挣开绳子，旋即便朝刀子扑过去。就在他快要抓住刀子柄的当口，脸上挨了重重的一脚。出脚之快，令人猝不及防，是抱住松子的那个贼踢来的。

藤兵卫扑翻在地，刀子落在了贼人手里。他在地滚了几滚，起身刚欲逃跑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刀子刺入了他的背部，藤兵卫一下子失去了知觉。

“傻瓜！”

杀死藤兵卫的那个家伙咕哝了一句，重又抱住松子。他一边发泄，一边在松子赤裸的臀部擦去刀上的血迹。

“怎么搞的？居然给他挣脱了，真败兴。”

骑在竹代身上的那个贼看看同伙说道。

“鬼知道。”

“谁绑的？”

“老大。”

抱着松子的那个贼说完又剧烈动作起来。

静冈警察署得到消息时，已是午夜两点多钟。

当时保安科值班警官是志乃夫正昭。

警察们一边警戒，一边迅速向浅间屋逼近。当他们进入躺着藤兵卫尸体的里间屋的时候，松子和竹代正相帮着解开绑缚在手臂上的绳索。报案的是松子。

志乃夫分别向松子和竹代讯问了案情。

弄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，整整花去了一个小时。关于案犯的情况，志乃夫已经心中有数。毫无疑问，这件事是有“疾风”之称的德造与秋和安三人所为。

疾风德造及其同伙早有前科。他们在警视厅管辖的区域内作案，记录在案的有三次。大阪两次，名古屋一次，静冈一次。

作案手法大同小异。每次作案，必然实施强奸。他们把所有人都集中到一间屋里，扒光女人的衣服进行强奸。有三人就三人，有五人两对半，所有女人无一幸免。有敢反抗者一律杀死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在东京和大阪已经杀了两人。动手强奸的是安和秋，他俩都是三十多岁，性欲之旺盛令人瞠目。逢到只有一个女人的时候，他俩便轮流强奸，不到两次以上决不肯罢手。

松子和竹代便被轮流强奸了两次。头目模样的德造没有加入强奸。他总是站在一边看。安和秋生于东京，籍贯很清楚，但是德造却来路不明。据估计他年龄六十岁上下。连

那些犯人们也只知道似乎有一个叫疾风德造的人，很有手段，凶猛得如狼一般。德造是个瘦高个，警察曾追捕过他两次，都因为他跑得快，被他溜掉了。狼一样狡猾的德造是在三年前开始与安和秋勾搭上的。三年之间，他们曾作案七次，加上这次已有八次，杀了三个人。

警察们都有些被激怒了。

了解完案情后，志乃夫感到很蹊跷。藤兵卫是自己挣脱绳子上前夺刀的。直到现在为止，受害者自己解开绳索的例子还未曾有过。一般绳子都是捆得很结实，一个人要想挣脱近乎不可能。

藤兵卫是怎么挣脱绳索的呢？

松子还记得安和秋之间的一段对话。

“怎么搞的？竟让他挣脱了，真是怪事。”

“活见鬼！”

“谁绑的？”

“老大。”

安和秋对此也大感不解。

——难道是疾风德造老糊涂了吗？

这绝不可能，志乃夫想。德造何时开始抢劫犯罪，目前尚不清楚。有好几起案件疑为德造所为，但都无法证实，因为警方还从来没有抓到过德造。在罪犯们中间也盛传德造行踪不定，十分诡秘。这样的人，刚到六十岁就如此昏愤无用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。

安和秋恶名昭著。三年前，德造之所以决定与他们结伙为盗，恐怕是考虑到自己老迈的缘故。不过，这次事件中，藤兵卫挣脱绳子却未必是因为德造老迈所致。

首先，连同案犯安和秋也大惑不解。

——难道是德造想出卖自己的同伙？

突然，志乃夫心中一亮。

藤兵卫挣脱绳子以后，必然会往外跑，因为他的脚是自由的。这样一来，安和秋便很有可能被抓住。德造是不是心怀此意而有意为之呢？抢来的钱在德造手里，也许是他看不惯安和秋的恶行，想和他们散伙。

可是出乎他的预料，藤兵卫眼见自己的妻女惨遭暴行，忍无可忍，奋而反抗了。

志乃夫走出屋子。

刚到大门口，一个警察迎面跑了进来。

“疾风德造在浅间山杀死了一名警察。”

因为害怕，那人的声音在微微发抖。

“疾风德造？”

“正在浅间神社附近进行搜查的警察发现了一个行迹可疑的人，刚要上前盘查——”

许是由于紧张的缘故，那个警察话说得很急，连声调都变了。

这件事发生在大正九年八月十七日。

在一所破败的寺院里，龙海正拿了把扫帚在扫地。

这座寺叫常福寺，位于仙丈岳山麓。北上的秋叶公路离此约有二里远。这里是进入仙丈岳腹地的入口处。

季节虽刚进入九月中旬，可位于山中的寺院周围，却已有了浓浓的秋意。天高云淡，空中有无数红蜻蜓在飞来飞去。龙海稍一停手，它们便直欲收翅往扫帚把上落。

龙海在寺院的角上把落叶收拢起来点燃。他一边看着熊熊燃烧的烈火，一边不时地抬眼瞅瞅通往寺院来的山道。这时，有个高个子男人正朝这边大步走来。他背着两个小包裹，头上戴着打鸟帽，夹衣的底襟撩了起来，下边的裤子不是紧腿裤，脚上套着一双水袜子。这身装束，一看便知这是个常在外旅行的人。

这人脊背挺直，前倾着身子，急急地朝前赶路。这种步态也只有那些常出门旅行的人才有。

随即，龙海又把视线从那人身上转回到火堆上。

直到眼前的落叶变成了一堆灰烬，龙海这才转过身来。但他马上收住了脚步。在寺院一角的石佛旁边，站着刚才的那个人。他嘴里噙着一片草叶，正看着龙海。黝黑的皮肤一望而知是太阳晒的。他看上去十分精悍、干练，只是目光阴冷，脸上满布着刀刻一般的皱纹。

“好久没见到你了，竹绪。”

还是龙海先开口招呼道。

“你这一向还不错吧？”

被称作竹绪的那个人，把衔在嘴里的草叶放到旁边石佛的掌心里，问道。

“还好。进屋吧。”

龙海说着朝方丈走去。方丈里面砌着个炉子，俩人围着火炉坐下来。龙海把酒拿出来，默默地斟满了两只酒杯。

“有五年没见面了吧……”

龙海低声说道。

“大概是吧。”

竹绪点点头，简短答道。

“你一切都还好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竹绪没有答话。

两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那个疾风德造可真了不得。”

龙海把酒杯送到唇边，看了眼竹绪。

“上个月一伙强盗抢劫了静冈的一家当铺，当铺老板当场被杀，前去搜捕的警察也被杀死一个。你知道不？”

“听说了。”

竹绪把目光投向方丈的窗子，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上那如刀刻般的皱纹，有如阴影一般，给人一中悲凉的感觉。

觉。

“你也见老了。”

龙海放下酒杯说。

“嗯。是啊！”

竹绪的脸稍稍扭曲了一下。

“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”

龙海把酒杯添满。

“不一定。”

竹绪盯着窗外如血的枫叶答道。

“你也不年轻了，难道你就不想安静安静？”

“.....”

“如果你愿意，有座古寺你倒不妨权且住下。”

“古寺？”

竹绪收回目光。

沿秋叶公路往南走不远，就到了地藏岭。那里有座古寺。几经洪水袭击，村子里的施主都弃村他往了。现在寺里空无一人，也没有谁去进香。不过，你一个人去住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寺里还有田地可以自足。

远处有个知了，清脆的声音使这里显得更加幽静。

“我住那里行吗？”

“那座寺名叫蓬莱寺，现在归我管。谁去住都可以，没啥行不行的。即使是坏人，也是一样。”

“坏人？”

竹绪手里端着酒杯，望着炭火愣了下神。

“你杀没杀人？”

龙海也以同样的口吻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竹绪摇摇头。“我没有杀人。”

“我们俩上次分手是什么时候……”

龙海回想着。

“你是不是一直连个一起喝茶的朋友都没有？”

竹绪问道。

“这么座破寺，根本就没有人来。我养了条狗，只有它和我作伴。况且，我对着她的魂灵盟过誓的。作为一个和尚，我怎么会违背誓言呢？”

龙海苦笑着说道。

“你是说美代子吧？事情都已过去这么久了，不要再想它了。”

竹绪说完，一口喝干了酒杯里的酒。

龙海——原名青叶久重，三十多年前，杀死了美代子。

起因是由于美代子和人私通。龙海那时是警视厅的一名警察。母亲卧病在床，家境很苦。无奈，只好让美代子到一家高级饭馆帮工。在那里，一个客人看中了她。这人是一家公司的老板，他曾经几次通过女佣人给美代子小费。虽然美代子拒绝接受，但他以美代子家里太苦为由，硬塞给她。打那以后，美代子又多次接受了他给的小费。她本不想要，但一想到家里的窘况，只好半推半就地收下。

一天，那人提出请她到另一家饭馆吃饭的邀请，美代子没好意思拒绝。饭后，那人拦腰抱住了她，虽然她竭力想挣脱，终因力气没有男人大，最后还是被脱光衣服，失了贞操。

事后，那人问她是否愿意离开丈夫，并表示愿意纳她为妾。

美代子回到家里时已是深夜。丈夫青叶正焦躁地等她回来。一进家门，丈夫便连声质问她 and 谁到什么地方鬼混去了，美代子无言以对。青叶一副怒不过的样子，美代子意识到可能是女佣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告了密。终于，她架不住丈夫追问。承认了和男人睡觉的事。

青叶满脸杀气，一把抽出剑来。美代子在剑下合掌祈祷。暴怒的青叶一剑刺穿了她的胸脯。然后手提血刀冲出门去。他想去连奸夫也一起杀掉。但是由于附近的人去报了案，青叶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抓了起来。

为此，青叶过了好多年的铁窗生活。刑满释放后，青叶皈依佛门，出家当了和尚。他决意终生祈祷，向美代子的灵魂忏悔，除此而外，他已别无他求。

斗转星移，日月如梭，已经过去三十年了。

竹绪离开古寺，是在当天过午以后。

龙海把他送到山路口。

竹绪头也不回，大步流星地一直朝前走去，直到消失在一片灌木丛中。

——难道他就是疾风德造？

望着竹绪的背影渐渐消逝，龙海不由得心中暗自思忖。竹绪和美代子是兄妹，他俩父母早亡。龙海杀死美代子的时候，竹绪也在警视厅供职，隶属专管强盗、杀人的保安科。

龙海刑满释放的时候，竹绪已经离开警视厅，不知去向。龙海虽多方打听，终未得到他的半点儿消息。直到几年后才见到了他，是他主动找到龙海出家的这座寺里来的。彼此言语不多，因为双方都没什么好谈的。当龙海问及他的近况时，竹绪支吾其词。

现在龙海知道了，竹绪就是疾风德造。

——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
龙海在想，是什么变故，使得竹绪从警视厅保安科的警察一变而为罪犯疾风德造的呢？他怎么也想不明白。疾风德造少言寡语，偶尔也来看看他。有时一年来一次，有时连着几年都不见他的踪影。即使来也是当天来当天走，从不多作停留。每次见到德造，龙海都觉得他越变越阴鸷。渐渐的，德造脸上的皱纹越变越深，这使龙海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无常。

——疾风德造，现在你老了，也该安静安静啦。

龙海低声自语。